



中央民族大学「202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史地研究基地文库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钟进文 / 主编

哈萨克民间文学探微

◎ 毕 杼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HASAKE MINJIANWENXUE TANWEI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与边疆史地研究基地文库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

钟进文 / 主编

哈萨克民间文学探微

HASAKE MINJIAN WENXUE TANWEI

◎ 毕 杼 / 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哈萨克民间文学探微/毕梈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660-0191-7

I. ①哈… II. ①毕… III. ①哈萨克族—民间文学—文学研究—文集②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①I207.7—53②I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9264 号

哈萨克民间文学探微

作 者 毕 梈

责任编辑 杨爱新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33

字 数 33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191-7

定 价 7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荟萃国内 55 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成果，其中既包括民间文学的，也包括作家文学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学是多民族、多种语言的文学。不仅仅文学本身如此，我们的研究者也是多民族出身的，他们的研究成果是用不同语言文字发表的。本丛书旨在集中展示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也希望展示出我们多民族出身的研究者队伍。正是由于各民族学者的共同努力，国内 55 个少数民族的文学研究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因此把一些研究者曾经用国内某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表的论文翻译成我国各民族通用的交际语言文字，即汉文收入本丛书，无疑是有意义的。这将有益于进一步加强各民族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同时也有益于读者从这些论文里得到关于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文学的更多的信息。

本丛书特别强调，所谓“民族”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丛书名称所说的“少数民族”指当今生活在中国境内的、除汉族以外的 55 个具体的民族，避免含糊不清的“少数民族”的概念。

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有各具特点的丰富的民间文学。这些民间文学是 55 个少数民族各自民间生活的一部分，体现着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也是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根基，因此始终是研究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文学的重点，可以说是成绩斐然。中国的民间文学是多民族、多语言、多种语言文字记载的民间文学。许多拥有文字传统的民族不但在当代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记录和刊布了许多宝贵的民间文学材料，而且拥有本民族文字成就的历史文献，那其中就包括丰富的民间文学材料。因此，本丛书在以“民族”为单位收录民间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收录部分民间文学资料的汉语译文，这些资料主要是未曾有过汉语译文刊布的资料。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 55 个少数民族大都是跨国境而居的民族。在我国境内，相对于汉族来说，他们是少数民族，而在国外，他们就可能是一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或多数民族。

但无论怎样，国内外同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学具有共同性，尤其那些古代文献更是属于一个民族共有的。因此本丛书在收入这些民间文学资料汉语译文的时候采取了兼容的态度。

在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当中，一些民族不但拥有文字传统，而且也有作家文学传统。他们在历史上就有许多著名的作家及其文学成果。这些民族的作家文学是中国多民族、多语言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以来，特别是近五六十年以来，各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有了新的发展，这其中既包括了母语文学，也包括了非母语文学。我国学术界曾经就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各家说法不一，然而有一点似乎被忽略了，那就是各少数民族用母语创作的文学。对于有文字传统的民族来说，母语文学应该是这些民族作家文学的主体，体现着这些民族文学发展的成就、水平和前途，因为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所以说到少数民族文学，首先应该是母语文学。正因为这样，关心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也就不能不首先关心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特别是关心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发展。而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发展无疑需要依靠从事母语文学创作的作家队伍，但同时也需要一支母语文学的评论队伍。《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丛书》希望能为推动少数民族母语文学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将努力推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研究成果。

钟进文

2012 年 3 月

写在前面的话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16 篇文章，它们是从本人已经发表过的文章里择取出来的，希望这些粗浅的文字能够勾勒出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基本轮廓；第二部分是本人的哈萨克民间文学翻译练习里择取出来的，其中包括动物故事 18 篇、魔法故事 20 篇，以及书面文献《先祖阔尔库特书》里的三个篇章、故事集《鸚鵡传奇》的开始部分“传奇的开始”和全部传奇 72 章里的 14 章。它们虽然不及哈萨克民间文学的九牛一毛，但是除个别作品外，基本上未曾有过汉语译文发表。把它们收入本书，也是对本书所收文章内容的一种诠释和补充。

书中所收粗陋文字都曾散见于不同的书刊杂志，把已经发表过的文字再拿来出版，很有炒自己冷饭的嫌疑，这是本人所不情愿做的。不过，经朋友们一再劝说，认为这样可以给关心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学生们一个阅读参考的便利，以免去他们费时费力地到处检索查找之烦恼和劳顿，也算是用心良苦，所以本人也就不再避嫌，搜罗手上的书刊杂志，择取 16 篇文章汇集在一起，以能够勾勒哈萨克民间文学基本轮廓为准。收入本书的文章发表时间不同，文字多少不同，所述内容深浅不同，而且也未必都一言中的，但是汇集在一起，多少可以给读者一个关于哈萨克民间文学的粗浅印象，对于开始涉猎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学子们或许还能有所帮助和启发。至于文章里的偏颇和疏漏肯定是不不少的，有的文章是个人初涉哈萨克民间文学的习作，则更显幼稚。不过，我相信，经过关心哈萨克民间文学和有志于哈萨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子们自己的思考和研究，是可以予以匡正和完善的。哈萨克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有着丰厚的民间文化底蕴，我衷心希望有更多学子立志哈萨克民间文学研究，推动哈萨克民间文学研究的深入，提高哈萨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

本书第二部分是哈萨克民间文学作品的汉语译文。在哈萨克魔法故事里，有一类以神射手和神箭手为主人公的故事。这类故事的文化史意义在于，它们以魔法的虚幻影像，折射着从原始狩猎到原始畜牧的艰苦发展历程，故事里常

常保留着对原始生活的依稀记忆,因此被认为是非常古老的。《骑黄骠马的坎德拜》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阿勒克·蔑尔根》也属于这类故事,主人公名号里的“蔑尔根”专指神箭手、神射手,不同于后来的猎人,它是阿尔泰语系民族一个共同的古老的词。《阿勒克·蔑尔根》讲述了神射手和独眼巨人斗争的故事。独眼巨人观念和故事普遍存在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当中,主人公杀死独眼巨人可能和某种古老的信仰仪式有关。《阿勒克·蔑尔根》是阿尔泰语系民族有关独眼巨人故事里有代表性的一篇,它的核心情节和希腊史诗《奥德赛》里俄底修斯遭遇独目巨人波里斐摩斯情节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在《阿勒克·蔑尔根》里主人公最终灭了独眼巨人,而《奥德赛》里则是以俄底修斯逃出独目巨人波里斐摩斯魔掌结束。哈萨克有的魔法故事以曲折地再现代婚姻考验和成年礼考验为主题。《金骸骨》就是以再现成年礼考验为主题的魔法故事之一。本书收入的其他几篇魔法故事在哈萨克民间都是很有影响的,它们的内容也都相当古老,有着深刻的文化蕴涵,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先祖阔尔库特书》是非常重要的克普恰克语文献,对于研究哈萨克英雄叙事诗的起源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本书选译的《德尔谢汗其子布哈什汗之歌》是《先祖阔尔库特书》的第一个篇章,该篇内容包含了许多古老的母题,《巴依勃尔其子巴姆瑟·巴依拉克之歌》被认为是著名英雄叙事诗《阿勒帕梅斯》的源头,《巴萨特斩除独眼巨人之歌》完整地叙述了独眼巨人从诞生到被铲除的经过,是研究独眼巨人的有意义的资料。《鸚鵡传奇》渊源于印度的《鸚鵡故事七十则》,对于研究哈萨克民间故事所受印度影响很有参考价值。

毕 杼

2011年冬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哈萨克民间文学	3
一、神话和传说	6
二、民间故事	13
三、民歌	20
四、民间叙事诗	30
五、传说英雄叙事诗	35
六、英雄叙事诗中的母题	41
七、婚姻爱情叙事诗	46
哈萨克民间文学的源流与发展	52
萨满教信仰与哈萨克民间文学	64
阔尔库特和《先祖阔尔库特书》	77
一、阔尔库特其人	77
二、传说里的阔尔库特	80
三、《先祖阔尔库特书》	83
四、《书》和哈萨克民间文学	86
独眼巨人的故事及其流变	89
哈萨克神话传说里的波斯成分	106
哈萨克民间故事的印度成分	115
《一千零一夜》与哈萨克民间故事	130
《乌古斯传》的叙事母题	143
哈萨克民间故事的两种叙事模式	155
——从“猫名”寓言说起	

霍加·纳斯尔和印度故事	172
哈萨克民歌格律	185
哈萨克的“阿依特斯”	198
哈萨克魔法故事的人物角色名	208
哈萨克魔法故事里的套语	214
在民间传承中实现对阿依特斯的保护	224

第二部分

动物故事

脱毛的麻雀	233
毛茸茸的麻雀	234
老 鸦	236
纺线姑娘和猫	238
是谁,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	239
鹰和乌鸦	240
骆驼喝水时为什么四下张望	241
马见了骆驼为什么不安	242
蚂蚁和鸽子	243
狮子和人	244
老鼠美女	245
强词夺理的刺猬	247
两只鹿	248
猴子的死	249
狼和牛	250
鹤鹑为什么没有尾巴	251
犏牛、种马和老虎	252
人和狼	254

魔法故事

金骸骨	255
-----------	-----

目 录

阿勒克蔑尔根	259
骑黄骠马的坎德拜	267
好汉托斯特克	276
库拉台巴特尔	305
柯克江巴特尔和阿依达哈尔	310
日宫下的向阳姑娘	317
月宫下的月亮美女	324
狼的善举	332
欧拉勒	339
年轻人和有魔法的姑娘	344
一千只黑头绵羊	352
孤 儿	369
皇帝和鹰	377
金 鸟	383
瘸腿獾	391
大臣的儿子	397
神女迭格达尔	402
神奇的井	408
寻找梦境的小伙子	411

《先祖阔尔库特书》选译

德尔谢汗其子布哈什汗之歌	419
巴依勃尔其子巴姆瑟·巴依拉克之歌	434
巴萨特斩除独眼巨人之歌	464

《鸚鵡传奇》节译

传奇的开始	476
第一章 一个坏人让八十个人堕落的故事	478
第六章 阿塞拜疆首饰匠和木匠的故事	483
第十二章 木匠、首饰匠、裁缝和学者四个人的故事	487
第十七章 圣人苏莱曼和长命水的故事	489

第三十一章	巴卜尔城的皇子	492
第三十二章	圣人木萨和隼、鸽子的故事	493
第四十四章	沙狐的故事	497
第四十六章	狮子和猞猁的故事	498
第四十七章	狼和沙狐的故事	499
第五十一章	商人的驴的故事	501
第五十七章	秦皇帝的故事	502
第六十章	犍牛和驴的故事	505
第七十一章	卖房人和买房人的故事	505
第七十二章	比尼斯拉依勒时代的一个扎依德的故事	507

第一部分

哈萨克民间文学

哈萨克族是跨国境居住的民族。中国哈萨克族现有人口约 155 万，主要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以及甘肃省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等地。

民间文学在哈萨克文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谚语、谜语、叙事诗等，曾经长期独占哈萨克文坛，至今仍在哈萨克民间生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哈萨克民间文学渊源于构成哈萨克族源的古代氏族、部落的文化，同表现族源诸部古代文化的口头文学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在哈萨克民间文学作品里，狼常常作为神兽出现。但早在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大宛传》里就曾经记载过哈萨克古老族源之一的古代乌孙人的传说，述及乌孙王昆莫幼时因战乱而被“弃于野”，但因神狼和神禽“乌”的护佑而免于难。在乌孙之后，汉文史书中又记载过高车的传说，也提到了神狼的形象。其后，狼作为古突厥人的始祖母出现在突厥起源神话当中。此外，古代突厥语诸部，如乌古斯人、回鹘人均有狼为神兽的传说。《乌古斯传》里就提到乌古斯在神狼的护佑下所向披靡。及至古代蒙古语各部仍然视狼为神圣，并且有种种相关的故事流传。从乌孙人开始，在同哈萨克族源有关各古代部落和周围相邻各部，狼的神威始终不减，有关的故事绵绵不断，直至后世哈萨克民间多有同狼相关的故事和传说流传，并且在故事和传说里以“狼”作为勇猛顽强、坚韧不拔的品格象征，前后相续、世代相继的脉络清晰可辨，鲜明地表现了前后传承的关系。其他诸如哈萨克民间文学中神禽的形象、圣鸟白天鹅的形象也都可以从古代族源各部那里找到起源根据。在古代乌孙人的传说里还提到过乌孙幼主被“弃于野”的情节。这种被“弃于野”的情节模式在后世哈萨克民间的氏族起源传说、勇士故事、三兄弟故事当中是屡见不鲜的。在后世哈萨克民间故事里，流传着独眼巨人的故事。目前所知，在古代突厥语各部当中，完整的独眼巨人故事最早至少流传于古代乌古斯人中间。哈萨克古代族源各

部不但为后世哈萨克民间文学创作了最初的一批口头文学形象、题材、情节模式、作品，也酝酿了哈萨克民间文学古老的体裁和形式。哈萨克古老的神话、传说、故事可以从其先民各部——如乌孙、突厥、葛逻禄、乌古斯、克普恰克、回鹘等古代民族那里窥见端倪，它们从不同侧面保存或反映了哈萨克古老的口头文学材料和信息。在哈萨克民间文学当中，民歌最为丰富，其历史也最为悠久。完成于公元8世纪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提供了哈萨克民歌的古老材料。研究者注意到，这些碑铭文是韵文体；后世哈萨克的告别歌的形式同叶尼塞碑铭文的形式极为相似；而有名的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的碑文也采用了古老的挽歌形式，它们是突厥语民族，其中包括哈萨克族见诸于文字的古老的英雄叙事诗。较晚时期形成的《先祖阔尔库特书》是一部古代英雄叙事歌集成，哈萨克民间叙事诗同它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流传于哈萨克民间的英雄叙事诗《阿勒帕梅斯》即脱胎于其中的《巴依勃尔其子巴姆瑟·巴依拉克之歌》，已为学者所公认。此外，在《突厥语大词典》里可以发现至今仍流传于哈萨克民间的七音节民歌、谚语、谜语等材料。构成哈萨克族源的古各部不但塑造了许多有意义的民间文学形象，创作了不同体裁、题材的口头文学作品，而且酝酿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形式，它们成为后世哈萨克民间文学的渊藪。

哈萨克民间文学不但继承了族源各部的口头文学传统，同时也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成分来补充自己。在哈萨克民间流传着一些同阿拉伯名著《一千零一夜》故事内容近似或者雷同的叙事作品，例如《四十个强盗》同《阿里巴巴和四十个强盗的故事》、《木马》同《乌木马的故事》、《四十个大臣》同《国王太子和将相妃嫔的故事》、《汗和喀拉莎什》同《宰相夫人的故事》等等。同时，哈萨克民间还有一些叙事作品在结构方式、讲述风格、叙事情调等方面同《一千零一夜》相仿。这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加强了中亚与我国新疆各地同阿拉伯地区之间的联系，《一千零一夜》故事随之在中亚与我国新疆各地广泛流传，并对一定时期哈萨克民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宗教常常成为一种纽带，刺激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哈萨克历史上有过影响的祆教、摩尼教均起源于古代波斯，景教的传入也同古代波斯有密切联系。因此在哈萨克民间流传着来自波斯的古老神话材料。哈萨克民间还流传着一些来自印度的故事，当同历史上佛教的传入以及在佛教传播过程中佛教典籍的翻译流传有直接联系。哈萨克民间故事《向年过六十的

老人讨教》就是来自《杂宝藏经》的印度故事《弃老国缘》，《湖里的金鱼》吸收了《百喻经》里的《水底捞金》故事作为情节之一。但是，宗教的传播却不是民间文学流传的唯一原因。哈萨克民间来自印度的许多故事显然是直接或间接通过《五卷书》以及其他书面作品传进哈萨克的。诸如哈萨克《老鼠美女》源于《五卷书》第3卷第13个故事而略有变异；《老虎和兔子》来自《五卷书》第1卷第7个故事，只是原来的狮子换成了老虎；《两只大雁和一只青蛙》源于《五卷书》第1卷第16个故事；《鹅的计谋》源于《五卷书》第1卷第19个故事，在细节上略有变动；《木马》源于《五卷书》第1卷第13个故事；《骆驼、狼、狮子和狐狸》源于《五卷书》第1卷第21个故事；《鸽王》源于《五卷书》第2卷第1个故事。哈萨克的《三个同路人》就同印度《活了的木偶》故事极为相似。哈萨克从族源时代起同其他民族之间就存在着自发的民间往来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诸多联系，他同国内各民族的民间文学往来与交流更为广泛。诸如十二生肖的故事就是来自中原地区。据说宋代已有记载的《中山狼》故事，在哈萨克民间也有相类似的故事流传，只是人物的身份有所不同，故事的结局也有些差异。哈萨克有一则故事说，古时，一只小鸟舍身撞开大山，使天堑变为坦途。无独有偶，在今天北京市昌平县的虎峪也流传着同样的故事，也是说一只小鸟为开辟交通，舍身撞开了大山。不过，虎峪的这只鸟是一位羽化成仙的道人。

哈萨克民间文学在继承肇始于族源诸部的口头文学以及容纳外部影响而不断传承和逐渐积累、丰富的过程当中得到发展，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着自己的民族特点。这种民族特点最终又是同哈萨克民族的历史发展、同哈萨克所处的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条件、文化背景联系着的。哈萨克民间文学首先是用哈萨克语创作和流传的。人们总是通过调动哈萨克语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的优势从事创作。哈萨克神话就是古代先民认识世界的语言艺术结晶。哈萨克许多故事以隐语、双关语作引线，从而展开情节，就是利用哈萨克语语言优势创作的很好的例证。哈萨克语的绕口令一经翻译成其他语言，不但没有了任何意义，而且失去了它的作用。哈萨克民歌最集中地表现出语言特点在创作和流传中的制约作用。哈萨克民间文学也从体裁上、样式上体现着自己的民族特点。哈萨克的对唱就区别于中国南方一些民族的对歌，哈萨克民间以英雄叙事诗的丰富蕴藏而著称，都是民族特点在体裁、样式上的表现。哈萨克民间文学在历代传承当中积累起了丰富的民间文

学形象，这些形象是哈萨克人按照自己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尤其那些经过多少代人的加工、琢磨而成的传统形象，更渗透着哈萨克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哈萨克民间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格调、意境、往往显示着哈萨克人观察事物和理解事物的独特之处和表情达意的特殊气派、风度。天山和阿尔泰山的高山牧场、哈萨克的毡房、骑马射箭、姑娘追、少女头上的猫头鹰羽毛等等，都给哈萨克民间文学涂上了浓郁的民族色彩。哈萨克民间文学是伴随着哈萨克独特的历史经历而存在和发展的。哈萨克的历史经历、历史人物、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独特的信仰和风俗都成为哈萨克独具特点的题材和内容，也都构成哈萨克民间文学的重要特点。

一、神话和传说

哈萨克神话很少见于文献记载。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古代突厥人所信奉的腾格里神、乌买女神、地—水神也是哈萨克神话里的古老神祇。在哈萨克古老的神话里，不存在至高无上的主神。但就其对后世的影响来说，腾格里神无疑是最为伟大的，他被认为是世界和人类的创造者、主宰者。直到今天，腾格里还经常挂在人们的口头上，或用于祈愿，或用于诅咒，甚至用于表示惊愕。乌买女神作为生育女神和妇女、儿童的保护神曾经在哈萨克民间流传极广。在《突厥语大词典》里就有“谁敬信乌买谁将得子”俗谚的记载。直到近世，人们还见到哈萨克妇女们敬拜乌买女神的仪式。地—水神这一神名大约同世界起源神话有关。据研究者说，古代突厥人对地—水神的崇拜集中在山崇拜的名义之下。根据古代鄂尔浑—叶尼塞碑铭文献的记载，结合哈萨克语言和民俗资料，比较阿尔泰、雅库特等突厥语民族的神话可以知道，除腾格里、乌买和地—水三位神灵之外，在古代还有善的精灵库特和恶的精灵阿尔。流传到后世的有专门残害孕妇的恶的精灵阿尔巴斯特。此外，火神也是一位重要的神祇，她是一位女性神，被称之为火母。

哈萨克神话里的各路神灵大多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风貌。在人们的观念里，自然界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神灵。日即为日神，月即为月神，风即为风神，云即为云神，如此等等。在哈萨克语里，“日出”可以称作“太阳出生”，“日落”可以称作“太阳归巢”。由此可知，按照古代神话观念，太阳不仅是有生命的，而且大约是鸟的形象。比较而言，哈萨克神话里的动物作为